

《東華漢學》第 27 期；211-24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8 年 6 月

## 在世界的邊緣寫作： 李永平成為台灣作家之路\*

詹閔旭\*\*

### 【摘要】

台灣往往被視為世界版圖裡邊緣、弱勢、受壓抑的位置，這雖反映台灣政治現實困境，卻同時遮蔽從不同角度思考台灣的世界位置。本文挪用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學世界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概念，將台灣視為具有影響力且足以認可邊陲作家的認可機制核心，以期構築「世界中」台灣文學的複雜面貌。這一篇文章分析的個案是在台馬華小說家李永平，透過他在台灣經營文學事業所面

---

\* 本文部份初稿曾於 2018 年 5 月 26 日以“*The Interven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World Literature*”為題名，宣讀於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舉辦的“*Beyond an Island: Taiwa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研討會，感謝中研院社會所黃庭康教授、羅德學院中文系吳家榮教授、北教大台文所謝欣苓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曾昭程教授等人提出的建議。我也要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東華漢學》編輯部許又方教授與執行編輯的協助，讓論文得以更加完善。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李永平新移民書寫」（MOST 106-2410-H-005-049）的計畫成果之一，感謝助理呂樾的協助。

\*\*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

臨的種種現實挑戰，具體梳理台灣文學機制的運作如何介入東南亞移民作家的創作。

**關鍵詞：**李永平、馬華文學、移民文學、世界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文學獎

## 一、出身馬來西亞的台灣國家文藝獎得主

2015年，台灣的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將「國家文藝獎」頒給出身馬來西亞的馬華小說家李永平，以此表彰他在文學創作的傑出成就。國家文藝獎是台灣藝文界最高榮譽指標，歷屆得主包括白先勇、林懷民、侯孝賢等大師，而李永平是第一位獲頒此殊榮的馬華作家。

李永平獲獎別具意義。1950年代以降，不少馬來西亞華人赴臺灣留學，促成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等馬華作家在台灣經營文學事業。在台馬華文學作家深受台灣文學薰陶的文學教養，他們既是馬華文學場域備受矚目的三大板塊之一，同時也是台灣文學史不可略去的篇章。<sup>1</sup>李永平榮獲台灣國家文藝獎的意義卻大不相同，那是來自國家的肯定，由總統親自授獎（相較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不被視為國家文學）。李永平的獲獎，代表馬華文學在台灣積累多年文學能量的里程碑象徵。<sup>2</sup>

---

<sup>1</sup> 可參考陳大為和陳芳明兩人的文學史論集。陳大為，〈鼎立的態勢：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頁113-126；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耐人尋味的是，台灣文學史面對馬華文學的態度歷經轉折。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提到，「台灣文壇對於馬華文學的登場，並沒有任何排斥，已經視為台灣文學不可分割的一環」（頁703），這一句話值得商榷。事實上，不同時代的台灣文學史對於馬華文學有截然不同的處理。1980年代末期，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1987）、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等文學史著作彰顯台灣文學的本土性，因此即便李永平《吉陵春秋》廣受文壇好評，卻因史觀不同、移民社群與本土文壇的距離，致使馬華文學難以納入葉、彭二人的台灣文學史。隨著跨國主義、跨文化流動在2000年以後逐漸受到重視，此時期文學史如邱貴芬等著《台灣小說史論》（2007）、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2011）大幅度增加在台馬華文學的篇幅，或者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史長編」計畫特邀陳大為撰寫在台馬華文學專書，藉此彰顯台灣文學的跨國性。可參考：楊宗翰，〈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史：旅台詩人的例子〉，《中外文學》29.4（2000.9），頁99-100；豐田周子，〈李永平《吉陵春秋》的閱讀方式：以台灣為中心〉，《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4期（2017.4），頁26。

<sup>2</sup> 李永平榮獲國家文藝獎自然是因為他傑出的小說創作，不過，馬華身分也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李永平獲獎凸顯台灣文學隱含的價值。李永平得獎致詞指出，他的獲獎象徵台灣文壇的包容和多元，這是台灣之所以得在世界文壇立有一席之地的珍貴價值。<sup>3</sup>李永平的說法呼應史書美的觀察。史書美認為台灣無論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都處於劣勢，她因此呼籲台灣的突圍之道並非鎖國，而是打造一個更為全球化、世界化的台灣。史書美提醒我們，全球化不等於以西方（或任何大國）價值為中心，台灣的全球化之路不妨解構大國正宗文化，透過族群共存共榮的多元台灣願景，形塑「非正宗文化」（*cultural inauthenticity*）為基底的新台灣文化。<sup>4</sup>循著這樣的思路，頒獎給李永平，除了肯定他的美學表現，更象徵了在台馬華文學業已納入台灣多元文化共同體想像，以此打造全球化時代台灣文學面對移民作家的包容心態。

以上觀點流露一種隱而未顯的邏輯，那就是台灣往往被放置在世界版圖裡邊緣、弱勢、受壓抑的位置（非大國，只能尋求突圍策略），這雖然反映台灣政治現實困境，卻同時遮蔽了從不同角度思考台灣的世界位置。台灣是世界文化場域的弱勢者嗎？從這一篇文章一開頭提到李永平榮獲國家文藝獎，乃至於在台馬華文學近幾年納入台灣文學史書寫，恰恰反映出台灣作為認可機制運作的核心，而不再只是被動地等待別人認可的對象。當台灣具有把來自東南亞移民作家納入國家文學體制的認可機制時，形成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所稱的「文學世界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在這一塊國度，出身文學資源稀少的邊陲文學作家必須採取一連串努力，只為了「『找到進入的大門』以及得

---

至關重要。根據國藝會網站所釋出的資訊，李永平獲獎原因的第一項是「文學才情與藝術精神為台灣小說注入域外風情與歷史視野」，明顯凸顯李永平的「域外」馬華身分。可參考：國藝會，〈得獎原因〉，「國藝會」<http://www.ncafro.org.tw/award-artist.aspx?id=39448>（上網日期：2018年2月25日）

<sup>3</sup> 陳宛倩，〈婆羅洲之子拿國家文藝獎 李永平：多元包容是台灣價值〉，《聯合報》2017年9月22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16999>（上網日期：2018年2月25日）

<sup>4</sup> Shu-mei Shi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6.2 (2003.8), p. 149.

到一個（或者多個）中心的認可」<sup>5</sup>。文學世界共和國是一道跨國文學認可機制。因此，我在這一篇文章將台灣視為認可中心，藉此重新檢視台灣在世界版圖裡佔據的曖昧位置。

本文擬透過馬華小說家李永平在台灣經營文學事業所面臨的種種現實挑戰，勾勒跨國認可機制的運作如何介入移民作家的創作。李永平，1947年出生於英屬婆羅洲殖民地，1967年赴台灣留學，並逐步在台灣建立起自己的文學事業，成為享譽華人世界的重量級小說家。學界通常把李永平定義為離散華人、馬來西亞華僑、外省人，這一篇文章則把李永平視為移民作家，此舉並非否定其華僑身分，而希望在既有離散華人身分認同論述上再推進一步，從移民文學角度刻意彰顯外來作家與本地文壇之間的斡旋。對李永平而言，他本身確實有強烈的離散華人認同，然而他在台灣文學場域所遭遇的種種考驗，他那不可言說的家鄉故事，乃至於晚年頻頻回望婆羅洲故鄉，都折射出移民作家在新居地發展文學事業所面臨的艱難考驗。

這些考驗包括：身為一名在台灣文壇打拼的東南亞移民作家，他如何處理充滿歷史文化包袱的婆羅洲題材？如何取得台灣主流文壇認可？如何在台灣讀者和婆羅洲背景之間取得平衡？有別於過去台灣學界關切（邊陲的）台灣如何走進世界，本文打算將台灣視為具有認可邊陲作家權力的認可機制核心，以期構築「世界中」台灣文學（worlding literary Taiwan）的複雜面貌。<sup>6</sup>與此同時，這一篇文章嘗試勾勒華語語

<sup>5</sup>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羅國祥、陳新麗、趙妮譯，《文學世界共和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44。

<sup>6</sup> 這一篇文章於研討會宣讀時，美國羅德學院吳家榮教授提醒我，李永平複雜的三鄉認同（台灣、婆羅洲、中國）是否造成台灣以外的認可機制介入了作家文學創作？同樣地，期刊審查委員指出，李永平晚年獲頒中國中山盃華僑華人文學獎，是否也影響了作家認同表述？我認為這一些提醒都非常重要。作家文學創作往往受到多重文學認可機制核心的穿刺，認可機制的運作絕非一對一，而是一對多。不過，這一篇論文選擇聚焦分析台灣扮演的角色，原因有二：一、李永平多數作品均以台灣市場為預設讀者，台灣文壇對李永平的影響力明顯高於馬來西亞和中國；二、這一篇文章論述重心在於探討台灣在華語語系文學世界的位置，以及其對移民作家所採取

系世界的文學場域運作，可補充目前世界文學研究以西方文學場域為主要分析對象的不足之處。

## 二、台灣移民文學的論述空間

移民文學是深具潛力的研究領域，它的主要意義有二：首先，移民文學有助於勾勒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景觀與跨文化流動軌跡，深入掌握當代前瞻性議題；其次，移民文學蘊含一種原鄉和異鄉共構而成的雙重觀點，從而反省以單一國族為主的論述盲點。<sup>7</sup>現當代台灣文學裡的移民文學可概分為三類，各有迥異論述要旨，但都呼應以上兩大核心價值。

（一）自台灣移民他國，但仍選擇台灣作為主要創作發表場域，於梨華、白先勇、張系國、劉大任等在1960年代以後移民北美的作家可為代表，日本殖民時期赴日留學作家也被部分學者歸類於此<sup>8</sup>。這一類作品多觸及異地生活的困境與認同危機，展現台灣文學的跨域特質。（二）自台灣移民他國，但以移居國為主要創作發表場域，以移居國語言為主要創作語文。近幾年備受矚目的楊小娜、東山彰良、溫又柔等移民第二代即屬這一類，他們的作品探討台灣歷史、文化與認同，卻不再採用中文書寫，而以英語、日文等移居地語言書寫，展現台灣文學的跨語特質。（三）自他國移民至台灣的作家，這一類作品既反映台灣移民社群離散多鄉的認同景況，也凸顯台灣文壇內部認可機制的運作。在台馬華文學是這一類別的創作主力<sup>9</sup>，近幾年東南亞移民工文學作品也逐漸受

---

的心態，故側重台灣。

<sup>7</sup> Mads Rosendahl Thamsen, "Strangeness and World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5 (2013.12): <<https://doi.org/10.7771/1481-4374.2351>>

<sup>8</sup> 可參考朱芳玲的討論。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地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頁10-12。

<sup>9</sup> 自1950年代迄今，不少馬來西亞華人選擇至台灣留學、定居、入籍台灣，凝聚出在台馬華文學社群。在台馬華社群是典型移民社群，無論跨文化適

到重視，本篇論文打算探討分析的馬華作家李永平即屬於這一類的移民作家。

目前台灣移民文學研究集中在第一類作家。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分析對象為美國的留學生和移民，具體分析留美期間的各種文化不適、煩惱、徬徨，乃至於跨文化衝擊。<sup>10</sup>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地文學》認為留學生文學和移民文學透露了作家們的思鄉情懷，同時提供讀者對異國的想像空間。<sup>11</sup>王智明《跨太平洋連結/發聲：留學潮與亞美的形塑》(*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則認為亞美留學生同時介入亞洲與美國的政治與文化活動，他們既承擔以美國為根基的亞美裔傳統想像，同時又能超越亞美身分框架，形塑一種橫跨太平洋的雙重認同。<sup>12</sup>這一些專書都打下台灣移民文學研究的堅實基礎。第二類研究是晚近新現象，仍有待累積研究能量。

第三類研究（自他國移民至台灣）包括近年備受關注的移民工文學獎，在台馬華文學研究的豐碩成果也是重點所在。張錦忠〈（八十年代以來）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馬華文學〉是研究在台馬華文學研究不可錯過的經典文獻，這一篇文章延續作者長期從跨國主義剖析在台馬華文學的視角，檢視馬華文學與不同地方文化的互動交流，勾勒出流動的馬華

---

應、認同變遷或移民者的弱勢處境都與其他移民社群所遭遇的考驗相仿。然而，戰後台灣政府自詡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在大中國意識主導下將馬來西亞華人定義為自海外投奔效忠祖國的「華僑」。不少馬華學生赴台留學時，必須宣示並簽署效忠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的文件，這對許多（尤其是1970-1980年代以後）的留台生來說，極度不舒服，甚至與教官起衝突。可參見陳慧嬌的訪談。陳慧嬌，《偶然生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份認同》（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84-85。

<sup>10</sup>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臺北：萬卷樓，2001），頁80。

<sup>11</sup>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地文學》，頁14-17。

<sup>12</sup> Wang Chih-ming,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1

文學特質。<sup>13</sup>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隸屬台灣文學館出版的「台灣文學史長編」系列之一，亦是第一本在台馬華文學史專書。這本書從星座詩社創立的1963年為起點，按照作家登台時間順序，區分為四章，分別論述詩人結社、鄉土地景書寫、學院派風格、武俠等不同議題。<sup>14</sup>相較之下，中國學者溫明明《離境與跨界：在台馬華文學研究（1963-2013）》的研究對象和選樣期間雖近似於陳大為，卻則更關注在台馬華文學的離境與跨界本質，包括華僑政策、在台馬華的歷史性發展、以及在台灣書寫馬來西亞的困境。這兩本專書是全面性理解在台馬華文學發展的入門書。<sup>15</sup>

回顧台灣移民文學研究的論述現況，無論尖銳批評其失根流離的移民心態，或盛讚這一群作家的雙文化認同，我們可以發現移民身分的跨國、跨文化與糾結身分認同仍是最受青睞的特質，至於移民作品如何被接受、傳播、翻譯等面向往往較少被觸及。比較文學學者沃爾科維茨（Rebecca Walkowitz）犀利地指出，目前全球移民研究高度強調移民作家移動於兩個世界的雙文化特色，這雖然能說明文化全球化的當代影響，卻小看移民文學研究所蘊含的論述潛力。她呼籲移民研究的重點不妨關注「一本書的未來，而非作家的過往」。<sup>16</sup>也就是說，與其關切作家究竟從何處而來、有何經歷，不如追問移民作家的作品如何在移居地書市與學院評論等文學場域被接受、品評、認可、分類。沃爾科維茨認為這個角度可深化我們對於移民作家身世的理解，以及移民帶給文學社群的衝擊。<sup>17</sup>湯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也主張，移民作家可能

<sup>13</sup> 張錦忠，〈（八十年代以來）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馬華文學〉，《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2003）。

<sup>14</sup> 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sup>15</sup> 溫明明，《離境與跨界：在台馬華文學研究（1963-201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6）。

<sup>16</sup> Rebecca Walkowitz, "The Location of Literature: The Transnational Book and the Migrant Writ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7.4 (Winter 2006), p.534.

<sup>17</sup> Walkowitz, "The Location of Literature," p.529.



比一般作家對書市、國家經典、讀者偏好、評論、文學史書寫的感受更為敏銳，這些看似外部的文學體制通常帶給作家極大的衝擊，進而讓認同歸屬轉變為移民作家創作的核心關切。<sup>18</sup>

沃爾科維茨與湯姆森的洞見有助於闡拓移民文學研究的嶄新研究空間。接下來，我將沿著沃爾科維茨提出的「一本書的未來」，深入探討移民作家李永平作品在台灣場域的接受，回應台灣如何作為跨國文學認可機制的核心。不過，我想強調，當我們探討「一本書的未來」的同時，不妨也參照「作家的過往」，兩者之間的交會震盪有助於勾勒出更形複雜的移民作家創作境遇。

### 三、跨國認可機制的運作

如果要談一本書的未來，李永平代表作《吉陵春秋》（1986）是值得留意的作品。李永平小說事業一直到《吉陵春秋》才算正式啟航，這一本小說是作家創作的開端。<sup>19</sup>《吉陵春秋》背景安排在瀟灑強烈中國懷舊風情的小鎮，小說講述在一個迎神祭典夜晚，名為長笙的少婦遭酒醉鎮民強暴，鎮民眾目睽睽見少婦受辱，卻無人出手相助，隔日，少婦上吊自盡，故事便在少婦的丈夫尋仇、鎮民人心惶惶的詭譎氣氛中徐徐展開。《吉陵春秋》展現出李永平精緻的現代主義美學技巧，分別以十二則短篇，十二種截然不同的敘事觀點，還原少婦受辱現場及後續效

<sup>18</sup> 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0), p.62.

<sup>19</sup>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之前分別出版《婆羅洲之子》（1966）與《拉子婦》（1976）。李永平曾在訪談指出，前者是高中時期參加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出版品，後者則是出版社擅自集結的短篇小說集，無論從創作完整性或作品影響力而言，《吉陵春秋》才是關鍵起點。可參考詹閔旭訪談，〈與文字結緣：李永平談文學路〉，《人社東華》第10期，2016年6月，[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上網日期：2018年2月28日）

應。《吉陵春秋》囊獲台灣多項文學獎肯定<sup>20</sup>，這本小說在1986年出版後也引起評論界高度關注，日後入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分別出版英、日語譯本，可見《吉陵春秋》在李永平文學事業里程碑般的意義。

《吉陵春秋》以令人讚嘆的中文搭架起一座中國小鎮奇觀，備受余光中、龍應台、劉紹銘、張誦聖等論者讚賞。然而它的成功絕非偶然，把這一本小說解釋為東南亞華人難以割捨的中國原鄉情懷，恐怕也會削弱移民作家企圖靠這本小說打響在文學知名度的企圖心。林建國很早就提出，《吉陵春秋》小說背景並不在中國小鎮，而是李永平遠在婆羅洲的故鄉古晉。<sup>21</sup>近幾年來，張馨涵、豐田周子更進一步比較《吉陵春秋》副刊連載版與專書定稿兩個版本之間的修訂差異，提醒我們留意小說家寫作策略的調整。這兩位研究者分別指出，《吉陵春秋》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時，無論用詞遣詞或是小說安排的歷史事件，仍能辨識小說家所身處的南洋時空；但集結成書之際，李永平卻大幅度將南洋風土轉化為一座古意盎然的中國小鎮。比方說，李永平將副刊版本涉及日本記憶的「倭軍皇軍」改成「有個軍閥」、「日本人」改為「軍閥」、「維持會」改為「偵緝隊部」，副刊版本所描寫的韓戰、美軍、胡椒園等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實指涉的情節也一併在專書內容遭到刪除。<sup>22</sup>

根據豐田周子的歸納，《吉陵春秋》的修改處有六點：（一）排除現實性描寫；（二）敘事的第三人稱化；（三）敘事內容的抽象化；（四）會話主體的變化；（五）故事內部時間的絕對化；（六）增加的描寫：

<sup>20</sup> 〈歸來〉奪得 1978 年聯合報小說獎佳作，〈日頭雨〉奪得 1979 年聯合報小說獎第一名，《吉陵春秋》出版後也榮獲 1986 年中國時報文學獎的小說推薦獎。

<sup>21</sup> 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10 期（1993.3），頁 98-104。

<sup>22</sup> 張馨涵，《馬華旅台作家的原鄉書寫研究（1976-2010）》（臺北：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12），頁 21。豐田周子，〈李永平《吉陵春秋》的閱讀方式〉，頁 30-31。

受性壓榨的女性。<sup>23</sup>這六點指向《吉陵春秋》背後潛藏的修訂規則，即是普世化、去歷史化、去地域化。除此之外，我認為還需補上「語言的調整」，讓這一本小說更趨近作家心目中的中文，李永平在《吉陵春秋》序言談及苦心錘鍊純化中文的心路歷程：「經過這一次的修訂，個人希望，《吉陵春秋》的風格意境更能夠保持中國白話特有的簡潔、亮麗」。<sup>24</sup>

李永平為何修改《吉陵春秋》？而且，為什麼採取了淡化歷史、地域特色的策略？李永平晚年曾在一次演講語重心長地談及他的創作考量：

《吉陵春秋》出版了當局者也不敢相信，這小子寫的小說，那個中國人的故事用的是存在的、道地的北方語言…我沒高興，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我在欺騙，我用虛假的語言來描寫一個虛假的，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為什麼我說是造假，就是硬要取悅某一群讀者，投他們之所好，寫出他們認為純正的語文。<sup>25</sup>

這裡提到「硬要取悅某一群讀者」，指的是台灣讀者，顯然，李永平調整《吉陵春秋》的動機出自於考量台灣讀者文化知識背景與接受度。這種考量背後涉及台灣與馬來西亞地緣政治之間的權力關係。徐國明和我合著的論文曾嘗試比較台灣文學獎場域裡的台灣原住民作家與馬華作家，我們發現：台灣原住民作家往往標榜族裔身份，積極為原住民的弱勢處境發聲；相較之下，馬華作家則刻意淡化其族裔身份、地方色彩，並藉由凸顯其美學表現成為受認可的華文作家。<sup>26</sup>此一觀察同樣適用於

<sup>23</sup> 豐田周子，〈李永平《吉陵春秋》的閱讀方式〉，頁 30-32。

<sup>24</sup> 李永平，《吉陵春秋》（台灣：洪範書店，1986），頁 i。

<sup>25</sup> 李永平，〈代序：我的故鄉，我如何講述〉，高嘉謙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臺北：麥田，2017），頁 14。粗體字是本文希望強調的重點。這一段話出自李永平晚年回到馬來西亞演講的發言稿，如果我們考慮到演講對象，這一段話其實非常值得推敲，一方面是向「鄉親」抱怨，另一方面也不妨視為作家多年來刻意遠離馬華文壇的一種自我解釋。

<sup>26</sup> 除了陳大為之外，有不少馬華作家在台灣兩大報的得獎作品均可窺見淡化地方色彩的處理，可參考：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1（2015.3），頁 54-55。

李永平。為了打入在地文學圈，李永平勢必得調度在地讀者熟悉的語言，因此他淡化東南亞歷史背景，安插進台灣讀者比較熟悉的文化中國想像（甚至不是中國任何一地，而是虛無縹緲的文化中國圖像）。抽離現實指涉的《吉陵春秋》產生張馨涵所謂的「雙面詮釋」，導致無論台灣讀者或東南亞華人讀者能從自身歷史文化經驗理解這一部時空曖昧的作品，不受東南亞背景包袱的阻礙。<sup>27</sup>

《吉陵春秋》的修改歷程反映馬華作家為了打入台灣文壇所做的調整。法國學者卡薩諾瓦主張，當代世界文學地圖佈滿不平等、鬥爭與競爭關係，邊陲作家必須極力爭取巴黎、倫敦、紐約等文學首都的認可，方能儕身世界文學之列。必須特別留意的是，卡薩諾瓦所定義的「邊陲」，並非政治、經濟資本弱勢的國家，而取決於文學體制是否健全，她建議把文學周邊活動視為一種文化指數，包含出版量、銷售狀況、文學獎、書評、文學系所、文學館舍、翻譯數量乃至於以作家為名的街道都反映一個國家文學資本的多寡。<sup>28</sup>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脫胎自布狄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論，並將國內文學場域的權力關係移植到跨國脈絡加以闡釋。面對世界文學首都，出身邊陲的作家各有應對之道，以愛爾蘭為例，至少出現三種類型：葉慈向愛爾蘭文化傳統取經，蕭伯納專心一志汲取英國文學首都資源，喬伊斯則嘗試在愛爾蘭民族主義和倫敦文學首都之外尋求獨立自主空間。<sup>29</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在全球華語世界具備相當豐沛強健的文學資本，以往被視為弱勢、邊陲、受壓迫的台灣可翻轉為卡薩諾瓦定義下的世界文學首都：「文學之都，也就是同時匯集文學的最高威望和最大信仰的地方」。<sup>30</sup>台灣兩大報文學獎開創的黃金盛世是相當具體的例子。《聯合報》、《中國時報》在1970年代末期陸續成立文學獎，由於台灣

<sup>27</sup> 張馨函，《馬華旅台作家的原鄉書寫研究（1976-2010）》，頁26。

<sup>28</sup> 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頁9-12。

<sup>29</sup> 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頁346-364。

<sup>30</sup> 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頁20。

文壇所擁有的文學資本和權威，因此兩大報成立以來吸引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北美、歐洲等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的關注，這些投稿者將兩大報文學獎視為新進作家在文壇露臉的指標性媒介，是創作者取得作家資格的必備經歷。<sup>31</sup>同樣地，李永平苦心經營《吉陵春秋》備受台灣批評界讚譽的純正中文與中國小鎮風情，這樣的調整「不僅僅只是語言的簡單改變；而是步入文學，獲得文學認證的過程」。<sup>32</sup>「中文化」與「文學化」的兩股慾望交疊纏繞、相互定義，構成李永平邁向台灣作家之路最耐人推敲的地方。

相較於巴黎，台灣作為世界文學首都的影響力也許稍嫌不足，但是卡薩諾瓦的理論依然發人深省，原因有二：第一，台灣在世界華語文壇的地位不容小覷，可開拓歐洲文學圈以外的華語文學世界的權力運作；第二，當我們將台灣視為文學首都，可進一步揭開不易被察覺的種族中心主義。李永平在訪談裡透露，當台大外文系顏元叔初讀李永平〈拉子婦〉時，便好意提醒他：

「小子，你是馬來西亞來的嗎？」我說是啊。他說：「你的中文是有點怪怪的，可是你很有講故事的天分。只要把你的中文稍微調整一下，你就可以成為非常傑出的小說家，將來可以留在台灣發展。」…因為顏元叔老師那時候名氣非常大，他是台灣文學的重將，他說的我不敢不聽啊。<sup>33</sup>

這一段話非常耐人尋味。誰來決定什麼樣的中文是怪怪的？誰的語文表述才能代表正統？台灣的華文？馬來西亞華文？一名台灣教授試圖校正東南亞華人學生的中文書寫，隱藏何種語言政治和權力位階的纏繞？

<sup>31</sup> 向陽，〈海上的波浪：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 218 期（2003.12），頁 37-40。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臺北：時報，1998），頁 241。

<sup>32</sup> 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155。

<sup>33</sup> 李永平，〈代序：我的故鄉，我如何講述〉，高嘉謙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臺北：麥田，2017），頁 12。粗體字是我在這一篇論文希望強調的重點。這一段話同樣出自李永平晚年回到馬來西亞演講的發言稿，這一段話的曖昧性可以參考註 25。

台灣的中文表述成為一種正統、純正、良好的中文，馬來西亞華文則是怪腔怪調。李永平晚年略帶埋怨地說，「他是台灣文學的重將，他說的我我不敢不聽啊」，語言政治、跨國認可機制、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文化位階落差在此一覽無遺。

卡薩諾瓦提醒我們，跨國文學認可機制往往反映「文學統治者的民族中心主義…以及（美學、歷史、政治、形式等範疇的）吞併機制」<sup>34</sup>，文學認可的運作本身就是一種強迫邊陲作家接受文學首都價值觀的舉措。於是乎，「在台馬華文學」一詞不再只是一個範疇、一個移民文學社群，而成為知識生產場域。無論馬華作家為了打入台灣文壇的自我調整，或者台灣主導文化帶給在台馬華作家的影響，跨國認可政治的運籌帷幄終將促成在台馬華文學獨樹一格的內涵和美學表現。

#### 四、移民羊皮紙空間

我在上一節討論李永平晉升為台灣作家的過程，配合台灣主導文化調整創作內容，我使用「調整」一詞，原因是移民作家並沒有為了取得認可，全盤抹除原生地文化記憶和創作主題。事實上，殘存原生地文化記憶和新居地主導文化交疊纏繞，構成我稱之為的「移民羊皮紙空間」。李永平初抵台灣代表作《吉陵春秋》、《海東青》（1992）、《朱鴿漫遊仙境》（1998）均呈現相仿特質，尤以五十萬餘字長篇鉅作《海東青》為最。

先談《海東青》呈現的台灣主導文化。《海東青》和《吉陵春秋》的寫法顯然完全不同，《吉陵春秋》關切慾望果報的普世題材，《海東青》調度在地政治符號批評台灣人民的墮落，通篇充滿銅像、旗幟、反攻大陸、三民主義法統，反映國民黨史觀的台灣主導文化。<sup>35</sup>《海東青》

<sup>34</sup> 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頁 178。

<sup>35</sup> 《海東青》初版序言〈出埃及第四十年——《海東青》序〉把蔣中正比喻

故事圍繞甫自美國返台的大學教授靳五，與他鄰居小妹妹朱鴿和亞星偕伴同遊台北，透過敘事者靳五的目光，一一勾勒1990年代台北賣淫、飆車、賭博的怪現象。李永平把《海東青》寫成張錦忠口中的「鬼域」，台灣歷史上的殖民幽魂紛至沓來：

街口一行人影飄忽進巷子來，路燈下，吐吐痰，又隱沒回滿城繚繞的水瘴氣裡…那隊子人影又是哭又是唱，板起腰桿子一路蹦蹬進巷裡來：「君為代呢，千代呢，八千代呢——」浪人歌中東啲呀西啲呀，門戶相望的雍城街閣樓上打開了扇扇窗子，惺惺忪忪，探出顆顆大小頭顱。槐里國民小學牆根下，肩並肩，眼眯眼，小學生似的一排站開了八個西裝革履的中年日本男人，腮腮酡紅，朝著滿弄堂人家，解開褲檔噓噓噓撮出一根根梭子來。<sup>36</sup>

這一段描述日本買春團來台灣嫖妓，如鬼似魅的8名日本嫖客銘刻台灣土地無法抹滅的沉積往事，性慾、鬼魂、日本軍歌互為隱喻。這一群日本人在台北街頭現蹤，一方面召喚日本在二十世紀初軍國主義擴張造成的南京大屠殺暴行，另一方面指向台灣曾長期遭受日本統治的殖民歷史暗面。台灣女性不只遭受日本人欺侮，當李永平描寫台大外文系美籍教授傑夫諾曼屢屢調戲台灣女性助教，反日情緒更進一步延伸到反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文化霸權。

反日、反美的情緒是1970年代台灣的主導情感驅力。台灣在1970年代屢遭國際外交挫敗，民族情緒日益滋長，鄉土文學時期經典作品皆對

---

為帶領人民渡越紅海的摩西，徹底暴露《海東青》與主導文化意識型態的互動。李永平在《海東青》2006年二版序言語帶保留地提到，1992年初版序是奇特情況下的匆促寫成，並不能代表作家真正想法。參見李永平，〈再版序〉，《海東青》（新版），（臺北：聯合文學，2006），頁一。另外，關於《海東青》的泛政治化寫作，可參考：黃錦樹，〈漫遊者、象徵契約與卑賤物：論李永平的「海東春秋」〉，《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3），頁25。張錦忠，〈在那陌生的城市：漫遊李永平的鬼域仙境〉，《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3），頁16-17。

<sup>36</sup> 李永平，《海東青》（新版），（臺北：聯合文學，2006），頁19。粗體字是我特別想要強調之處。

日本和美國為主導的跨國資本主義公司有所批評，陳映真〈夜行貨車〉、黃春明〈我愛瑪莉〉、王禎和〈小林來台北〉、施叔青《牛鈴聲響》是顯著案例。<sup>37</sup>循此脈絡，《海東青》日本嫖客典出台灣鄉土文學大將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的日本千人斬買春團，此互文關係不只是小說人物形象的承繼，更與反日、反帝國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具備凝聚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功能。<sup>38</sup>

不過，我在此試圖提醒讀者，《海東青》不只和台灣主導文化接軌，這一本小說隱含了婆羅洲殖民歷史，這才是它耐人尋味之處。2000年以後，李永平將視線投向故鄉婆羅洲，接連完成以婆羅洲大地為小說舞台的三部小說：《雨雪霏霏》（2002）描寫古晉小鎮童年紀事，《大河盡頭（上下卷）》（2008、2010）憑藉一趟溯流旅程鋪展1950年代婆羅洲人事慾望及雨林奇景，《朱鴿書》（2015）則穿梭百年前布魯克王朝與當代婆羅洲之間，三書時空格局逐步擴大，構成李永平心心念念獻給故鄉的「月河三部曲」。

有意思的是，《海東青》登場的八人日本嫖客也在「月河三部曲」現身，在婆羅洲內陸城市——新唐：

巷心上那一縱隊人影又是哭又是唱，趕屍一般，直條條僵挺著腰桿子，蹦蹦跳跳，跂著尖頭白皮鞋一路遊走進衚衕裡來。君為代呢，千代呢，八千代呢…瞧，蘇丹夏立夫·艾德卡德里小學圍牆下，肩並肩，一群小學生似的，排排站著八個西裝革履一身光鮮筆挺的中年男子，在滿堂人家注視下，解開褲襠，捉出他們那一隻隻毛毵毵烏鰓鰓的小鳥來。<sup>39</sup>

<sup>37</sup>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台灣文學學報》第21期（2012.12），頁162。

<sup>38</sup> 謝世宗，〈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10），頁57-58。詹閔旭，〈如何書寫台灣：李永平小說裡的跨國地方認同〉，收錄於高嘉謙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臺北：麥田，2017），頁150-152。

<sup>39</sup> 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臺北：麥田，2010），頁403。粗體字是我特別想要強調之處。



仔細比對這一段文字，李永平《大河盡頭》婆羅洲故事裡的日本人形象顯然和《海東青》台灣故事如出一轍：尤其是粗體字的部分，幽魂、陽具、遠處飄揚的日本軍歌。此處的重複絕非巧合。王德威認為《大河盡頭》既是李永平歷來作品的前傳，也總結往事<sup>40</sup>。換言之，《大河盡頭》出現的八位性致勃勃日本人是總結往事的後遺，它延續《海東青》借自黃春明作品裡的千人斬日本嫖客原型，提醒我們留台經驗帶給李永平作品的影響。另一方面，我更要進一步強調，婆羅洲也曾被日本殖民統治，李永平作品裡的日本人無法單純以台灣經驗解釋，而同時牽涉故鄉婆羅洲遭到日本殖民歷史的投影。<sup>41</sup>

除了《大河盡頭》，李永平《雨雪霏霏》最後一則故事〈望鄉〉也處理到故鄉古晉的日本記憶。〈望鄉〉刻畫三名來自台灣的日軍慰安婦落腳古晉城，與主角永展開一段彷彿如母子的情緣，活脫脫小說家李永平台灣認同的轉喻。有趣的是，這一則故事把李永平的台灣經驗推移到其在婆羅洲的生活經驗，陳允元認為《雨雪霏霏》的「敘事者與台灣的關係早在其移居台灣之前的婆羅洲時期——甚至早在他出生之前——便已建立了，包括從父輩那裡『聽來』的關於台灣的事、以及南洋小孩自三名台籍慰安婦那兒得來的『母愛』」<sup>42</sup>，這是很有意思的觀察。以往我們

<sup>40</sup> 王德威，〈序論：大河的盡頭，就是源頭〉，收錄於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臺北：麥田，2010），頁13。

<sup>41</sup> 日本不只是台灣的殖民母國，日軍也曾統治過日本。日軍在1941年長驅直入婆羅洲，建立短暫的殖民政體，直至1945年日軍投降才告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跨國資本家再度投入婆羅洲雨林開發，展開另外一種形式的資源剝削。換言之，婆羅洲的日本記憶並沒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而告終。自小生長在反日情緒高漲的李永平，他曾在訪談提到，初抵台灣時，他發現台灣距離他心目中的中國很遠，反而更像日本：「剛到台灣時，我覺得台灣很不中國。那時候，台灣脫離日本統治還沒多少年，台北城的東洋風味很重，西門町、大稻埕、尤其是巷子裡都是日本平房。我的家庭教育讓我對東洋味重的東西非常地排斥，老實講，剛來的時候，我有點不是那麼喜歡。」這裡可說是台灣與婆羅洲兩地日本殖民記憶的交錯之始，可參見詹閔旭訪談，〈與文字結緣：李永平談文學路〉。

<sup>42</sup> 陳允元，〈棄、背叛與回家之路——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雙鄉追認〉，《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2011.10），頁49-50。

認為台灣與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連結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礎，然而〈望鄉〉卻選擇日本殖民主義作為兩地的跨國連帶基點，串聯兩座島嶼飽受日本記憶纏繞的創傷身世。

同樣地，婆羅洲的西方殖民經驗也占據重要位置。如果台灣在1970年代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嚴厲批評，源自彼時台灣國際外交挫敗的反彈，那麼李永平《吉陵春秋》追求純正中文，《海東青》、《朱鴿漫遊仙境》流露鮮明而強烈的反西方怨恨，一方面受到當時台灣鄉土意識高漲的主流文化氛圍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別忘了，李永平是一名來自前英國殖民地的華人，他從小感受到的種族權力不平等、崇洋媚外以求上位、既自豪又自卑的華人民族情結早已成為他日後頻頻回顧的原初書寫場景（《雨雪霏霏》的〈支那〉篇章正描述了英殖民地華人的民族創傷時刻）。

當我們意識到李永平的婆羅洲身世，《吉陵春秋》、《海東青》等書對於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思就不再只是台灣製造。李永平作品的複雜性逐漸彰顯。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認可機制有助於說明李永平在台灣文學場域建立作者名聲所面臨的難題，同時尖銳批判台灣內部文化、權力、地緣政治認識論等潛規則如何投射在移民作家的作品表現。不過，從李永平的個案來看，這樣的說法仍稍嫌簡略。倘若李永平《海東青》營造了一座鬼島台灣，我們不禁得探問，台北街頭哼唱君之代的日本幽靈究竟屬於台灣的日本記憶，又或者指向婆羅洲的日據創傷身世（另一座鬼島）？如此強烈厭惡美國白人的情結又是從何而來？我們如何沿著李永平的大河「溯流」入「山」，後見之明地理解李永平早期刻意淡化東南亞地理指涉的作品？

馮品佳針對華美作家譚恩美（Amy Tan）作品的分析恰可提供參照。馮品佳主張譚恩美筆下的離散華人往往對於中國念茲在茲，因而發展出一種「跨國詭魅」（transnational uncanny）敘事：「中國屬於逝去與過去的一部份，因此在跨國接觸中由於譚恩美常態的敘事模式使得當『中

國』這個元素出現／回返時，格外顯得魅影纏繞。」<sup>43</sup>吳家榮則把亞美作家的特色連結到李永平創作，他認為李永平自《吉陵春秋》之後打造一座復又一座鬼城，寄託離散華人對文化中國的懷思，李永平筆下的幻影中國（spectralized China）遙遙呼應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譚恩美等全球華裔作家的寫作特色。<sup>44</sup>我同意這樣的說法，李永平的小說確實呈現跨國詭魅敘事，不過，我認為鬼影不是中國，而是婆羅洲。從《吉陵春秋》、《海東青》等一系列書寫，李永平大幅度隱匿具體涉及婆羅洲近代歷史、文化、殖民創傷的細節，徒留茫茫渺渺南洋圖像。即便如此，故鄉婆羅洲仍是李永平文本隱隱作祟的源頭（《吉陵春秋》以轉化過的婆羅洲為小說地景，《海東青》敘述者則來自南洋），李永平創作對於日本、西方文化的反感表面上承繼台灣鄉土文學一脈的關懷，實際上更需要從婆羅洲之子的英國與日本殖民創傷記憶找尋解答。

必須小心的是，譚恩美和李永平的跨國詭魅敘事的運作方式不盡相同。譚恩美是美國書市暢銷女作家，馮品佳主張，譚恩美商業上的成功源自她的作品成功調度跨國詭魅敘事，「魅影式的中國敘事是其文本魅力之根源」<sup>45</sup>。如果散發異文化致命吸引力的中國符號是華裔移民作家打入美國市場的籌碼；相對而言，東南亞元素在台灣反倒成了文化包袱，是「華僑」作家為了取得正統中國認可必須加以馴服的文化「野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跨國詭魅敘事，背後涉及美國與中國、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影響了它們看待彼此的方式：中國對美國讀者有吸引力，致使譚恩美的跨國詭魅敘事出自作者的商業考量；南洋盡是荒文野字，李永平的跨國詭魅敘事成了作者刻意壓抑、隱藏、卻終究無法割捨的原鄉情結。作家的生命經歷，再加上台灣與馬來西亞的地緣政治

<sup>43</sup> 馮品佳，〈魅影中國：譚恩美的《百種神秘感覺》、《接骨師的女兒》與《防魚溺水》中的跨國詭魅敘事〉，《英美文學評論》第11期（2007.9），頁124。

<sup>44</sup> Chia-rong Wu, *Supernatural Sinophone Taiwan and Beyond*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6),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2754-2757.

<sup>45</sup> 馮品佳，〈魅影中國〉，頁118。

衍生出李永平曲折多皺的跨國詭魅敘事。話說回來，即便李永平與譚恩美的跨國詭魅敘事在表現上有所差異，他們的作品在本質上仍相仿，皆試圖連結兩個不同文化，並且標示出作家穿梭其間的移動路徑。<sup>46</sup>

李永平小說裡殘存原生地文化記憶和新居地主導文化交疊纏繞，構成我稱之為的台灣文學上的「移民羊皮紙空間」。這個概念轉借自劉威廷的「殖民重層」(colonial palimpsest)。他提到，台灣過去四百多年來歷經不同殖民政權移轉與文化轉型，不同文化之間彼此複寫、滲透、吸納、腐蝕，形塑出台灣的殖民羊皮紙重層，不同統治政權的移轉與殘餘讓台灣彷彿就像是一張羊皮紙，遺留下不斷刮除又覆寫的認同糾結。<sup>47</sup>殖民重層概念是一種時間化的歷程，不但揭示台灣文學內蘊的複雜性，也指向不同文學類型所遭遇的境遇，劉威廷以台灣原住民文學為例，強調重層認識論可賦予我們重新思考台灣原住民文學形式美學和文化政治的途徑。<sup>48</sup>

我認為，移民作家的書寫同樣展現一種近似於殖民重層的多重文化記憶複寫的實踐，這是跨國文化交會的移民羊皮紙空間。湯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提醒我們，移民作家自不同文化匯流之處發聲、書寫、創作，他們對於在地材料的處理總已纏繞異域色彩。<sup>49</sup>換言之，在台灣書寫異地、在異地書寫台灣，移民作家的書寫本質上就是一種重層台灣的具體實踐。李永平作品是極佳案例。李永平的作品正好瞧見作家如何在書寫台灣反日、反西方的台灣鄉土文學社會情境底下包裹了原鄉

<sup>46</sup> 這一部分是為了回答兩位審查人的提問。兩位審查人皆認為身為華裔移民第二代的譚恩美和馬來西亞華僑李永平的認同狀態不同，無法簡化地相提並論。我十分同意審查委員的看法，譚恩美和李永平的跨國詭魅敘事確實不同，但他們的差異並非作家本身的認同狀態，而是本質上涉及台灣與馬來西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導致作家對於其「原鄉」做出了迥異的處理。

<sup>47</sup> Liou Wei-Ting, "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Syaman Rapongan's Writing,"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25 (2017.10), p.311.

<sup>48</sup> Liou, "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p.309.

<sup>49</sup> 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61.

婆羅洲的生命經驗。在台灣文化與婆羅洲文化的來回共振下，移民作家的創作攜帶了過去的故事，翻譯進新的語言，藉此換取來生（afterlife），一種融匯雙重文化的「共身」（embodiment）：「他們的身軀被侷限在新的字詞裡，並在新詞中再現並取代了舊的身體／語言／意義。」<sup>50</sup>移民作家的來生，或共身，正如同我在這一篇文章起頭所提到的，由「作家的過往」和「一本書的未來」共同形構成移民作家耐人推敲的創作境遇。

## 五、在世界邊緣寫作的意義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回答，李永平，一名在世界邊緣（或者說是世界邊緣的邊緣）寫作的作家，他的寫作路有何特殊性？有何意義？我認為至少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談。

第一層意義，彰顯跨國文學認可機制的運作。我在這一篇文章一開始勾勒了台灣移民文學的三種類型，李永平所代表的，屬於移民作家在台灣發展文學事業的典型，有助於理解東南亞移民作家在台灣文壇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李永平個案回應了目前國外學界對於世界文學研究（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如火如荼的爭辯。不少學者指出，世界文學並非全世界文學作品的總和，而是一種對於文學流通及閱讀模式的重新思考。<sup>51</sup>根據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的定義，當各國文學一旦離開原來的文化，積極介入另一國文學體系——無論是原文直接傳播或透過譯介——這樣的文學方能被稱為世界文學，而世界文學正是研究某一文學作品在異地如何顯現出有別於原先文化的嶄新樣態。<sup>52</sup>我們在李永平作品正好可以瞧見

<sup>50</sup> 王智明，〈翻譯的生命：容閔、留學與跨國主體性〉，《歐美研究》第39卷第3期（2009.9），頁455-488。

<sup>51</sup>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

<sup>52</sup>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6.

跨國認可機制的介入如何影響作品內涵，呼應另一位世界文學研究者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之說。出身馬來西亞的李永平為了取得台灣主流文壇的認可，他標榜純正中文、淡化東南亞地域指涉、甚至在《海東青》以後直接將小說場景設定在紙醉金迷的世紀末台北街頭。跨國文學認可機制的運作一方面展現台灣作為多種華語語系文學創作相遇的場域，另一方面間接勾勒出台灣主流文壇內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歷史文化認識論的外部化。1980年代中期以來，周策縱提出華語語系世界的「多元文學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嘗試賦予東南亞華文文學在華語世界更寬廣的位置，翻轉東南亞華文文學屈居於邊緣的位置<sup>53</sup>，但這樣的陳義是否可能？華語語系世界平起平坐、眾聲喧嘩的境界如何可能？猶待努力。

只是，我也想認為不宜過度悲觀。如果純粹把李永平視為台灣主流文壇意識型態亦步亦趨的隨從，未免簡化了事態的複雜性，我們在李永平刻意調整以符合台灣文壇品味的作品裡，仍舊能窺探到婆羅洲歷史與地理文化的重重魅影，跨國詭魅交疊纏繞，形構成出李永平作品最迷人的特質。這裡衍生出李永平創作的第二層意義，李永平作品凸顯出謝永平（Pheng Cheah）的「世界化成」（worlding）論，隱含一種透過文學作品重新認識世界、想像世界、打造價值觀的力量。

謝永平認為，世界文學研究除了關切作品的流通之外，更應該著重文學作品所擁有的擬造世界之力（world-making power）如何衝擊現有世界。<sup>54</sup>如何啟動擬造世界之力呢？他的答案是，將「基進異質性」（radical alterity）納入自身。謝永平主張，世界文學是不同世界化過程互動下的產物，因此世界化成必須與任何足以鬆動常規的基進異質性維持連結，與自身世界以外的文化互動，藉此顛覆既有的存在樣態。<sup>55</sup>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性（worldliness）是一種重新塑造我們存在樣態的

<sup>53</sup> 周策縱，〈總結辭〉，收錄於王潤華、白豪士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新加坡：新加坡歌德學院、新加坡作家協會，1989），頁360。

<sup>54</sup>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

<sup>55</sup> Cheah, *What Is a World?*, p.16.

狀態，指的是我們對他人抱以開放的心態，讓我們親近他者，或者是讓他們更容易親近我們。<sup>56</sup>

李永平作品正是一種世界化成的產物，在他戮力經營的小說世界裡，無論是以單一空間為小說背景，或是穿梭多地之間的創作，都可以看見不同地區的歷史時間想像躍然紙上。我們可看見小說家描寫台灣在地景觀與歷史，可以發現台灣鄉土文學的反西化民族敘事如何介入小說家創作；與此同時，我們亦能窺探到遭隱蔽的婆羅洲殖民歷史以迂迴路徑投影在李永平的台灣書寫，展現台灣與婆羅洲兩座島嶼的共通命運。換言之，即便只是描寫徘徊不散的日本殖民幽魂或西方男人，那也總已是融合了台灣和婆羅洲兩地看待日本殖民和西方文化的雙重觀點，這樣的創作讓看似保守、老套、陳舊的中國民族主義增添不少耐人推敲的內涵，無法直接套用既有的詮釋框架理解。於是乎，如果李永平的移民創作是將婆羅洲殖民歷史引渡進台灣殖民重層，構成我所謂的「移民羊皮紙空間」，這一個空間絕非僅是台灣的空间，更是一種台灣與婆羅洲共存於世界的基進異質空間，呼應謝永平的說法，「我們存在於世界的樣態便總已是與他人共存」<sup>57</sup>。

走過《吉陵春秋》、《海東青》階段，李永平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情深款款俯視婆羅洲故土，交出「月河三部曲」，以往遭到壓抑的婆羅洲歷史記憶終於如數獲得釋放，彷彿更能夠凸顯台灣與婆羅洲共構的世界景觀。我們不禁要問，異質文化終於得以受重視了嗎？李永平不再在意台灣文學體制的認可了嗎？是，也不是。對一位成名作家來說，他當然可以更自由自在揮灑，不受世俗拘束。但，我們也不要忘了，二十一世紀以後的台灣乃至於全球文壇推崇跨國、多元、文化混雜，讀者往往對於異質、他者、日常生活不易體會的異國經驗抱持一種急欲了解的慾望。台灣主流文壇意識形態的變化呼應李永平晚期寫作主題的調整，這之間的關聯恐怕不是巧合。<sup>58</sup>

<sup>56</sup> Cheah, *What Is a World?*, p. 98.

<sup>57</sup> Cheah, *What Is a World?*, p. 104.

<sup>58</sup> 礙於篇幅，我在這一篇文章無法深入處理，這一部分研究可參考曾昭程的

即便身處在文化差異盛行的年代，作品是否能表現出文化親近性，依然是作品成功的關鍵。湯姆森提醒我們，我們對於作品所建構的世界是否具備「豐富知識」(intimate knowledge)是一部作品能否被讀者順利接受的標準。如果該部作品背後呈載的文化與在地讀者太過遙遠，或者讀者對該地缺乏文化親近性，這樣的作品難以成功。因此，某一種弔詭邏輯浮現，讀者一方面渴望體驗差異、異質，另一方面，又必須是一種「有限制的異質呈現」。<sup>59</sup>李永平「月河三部曲」基本上循著相似邏輯，仍舊以台灣讀者為考量，謹慎地在普世意義和婆羅洲在地歷史之間尋求平衡，卻也陷入異國情調的陷阱。<sup>60</sup>如何召喚基進異質性與我們共存？如何發揮書寫的擬造世界之力，深刻介入不同地方文化讀者的世界觀形塑？恐怕比想像中的更富挑戰性。

於是，我所謂的「在世界的邊緣寫作」，從來不是對於作家身處地理位置的描述，而總已成為移民作家寫作一生的命運了。

## 後記

這一篇文章乃曾珍珍老師生前囑咐我完成的任務，謹以此文獻給李永平老師（1947-2017）、曾珍珍老師（1954-2017）、以及我的那一段東華時光（2000-2005）。

---

論文。他的論文同樣採用世界文學框架，只是他側重在李永平晚期作品，並探討作品所呈現的原住民性如何呼應當代跨國文化政治。Cheow Thia Chan, "Indigeneity, Map-mindedness, and World Literary Cart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 Yongping's Transregional Chinese Literary Produ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orthcoming. Manuscript.

<sup>59</sup> Thamsen, "Strangeness and World Literature," no page number.

<sup>60</sup> 黃錦樹明確批判《大河盡頭》賣弄異國風情，高嘉謙則似乎在同意異國情調的前提下，嘗試指出李永平雨林書寫對於台灣場域的意義。可詳見黃錦樹，〈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象徵交換與死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4），頁246。高嘉謙，〈性、啟蒙與歷史債務：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創傷和敘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1期（2012.2），頁36-37。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專書與專書論文

王德威，〈序論：大河的盡頭，就是源頭〉，收錄於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臺北：麥田，2010。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地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李永平，〈代序：我的故鄉，我如何講述〉，高嘉謙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臺北：麥田，2017。

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臺北：麥田，2010。

李永平，《吉陵春秋》，台灣：洪範書店，1986。

李永平，《海東青》（新版），臺北：聯合文學，2006。

周策縱，〈總結辭〉，收錄於王潤華、白豪士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新加坡：新加坡歌德學院、新加坡作家協會，1989。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羅國祥、陳新麗、趙妮譯，《文學世界共和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2003。

陳大為，〈鼎立的態勢：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

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臺北：時報，1998。

溫明明，《離境與跨界：在台馬華文學研究（1963-201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6。

- 詹閔旭，〈如何書寫台灣：李永平小說裡的跨國地方認同〉，收錄於高嘉謙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臺北：麥田，2017。
-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臺北：萬卷樓，2001。
-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homsen, Mads Rosendahl.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0.
- Wang Chih-ming,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 Wu, Chia-rong, *Supernatural Sinophone Taiwan and Beyond*,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6. Kindle Edition.

## 二、期刊論文

- 王智明，〈翻譯的生命：容閔、留學與跨國主體性〉，《歐美研究》第39卷第3期（2009.9），頁455-488。
- 向陽，〈海上的波浪：小論文學獎與文學發展的關聯〉，《文訊》第218期（2003.12），頁37-40。
- 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3），頁89-126。
- 高嘉謙，〈性、啟蒙與歷史債務：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創傷和敘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1期（2012.2），頁35-60。
- 張錦忠，〈在那陌生的城市：漫遊李永平的鬼域仙境〉，《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3），頁12-23。
- 陳允元，〈棄、背叛與回家之路——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雙鄉追認〉，《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2011.10），頁41-67。

-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台灣文學學報》第21期（2012.12），頁137-170。
- 馮品佳，〈魅影中國：譚恩美的《百種神秘感覺》、《接骨師的女兒》與《防魚溺水》中的跨國詭魅敘事〉，《英美文學評論》第11期（2007.9），頁113-142。
- 黃錦樹，〈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象徵交換與死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4），頁241-263。
- 黃錦樹，〈漫遊者、象徵契約與卑賤物：論李永平的「海東春秋」〉，《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3），頁24-41。
- 楊宗翰，〈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史：旅台詩人的例子〉，《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9），頁99-138
-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3），頁25-62。
- 豐田周子，〈李永平《吉陵春秋》的閱讀方式：以台灣為中心〉，《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4期（2017.4），頁21-36。
- 謝世宗，〈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10），37-67。
- Chan, Cheow Thia. "Indigeneity, Map-mindedness, and World Literary Cart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 Yongping's Transregional Chinese Literary Produ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orthcoming. Manuscript.
- Liou, Wei-Ting, "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Syaman Rapongan's Writing,"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no.25 (2017.10), pp.305-364.
- Shih, Shu-mei.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6, no.2(2003.8), pp.143-153.
- Thamsen, Mads Rosendahl. "Strangeness and World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5, no.5 (2013.12): <https://doi.org/10.7771/1481-4374.2351>

Walkowitz, Rebecca. "The Location of Literature: The Transnational Book and the Migrant Writ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47, no.4 (Winter 2006), pp.527-545.

### 三、學位論文

張馨函，《馬華旅台作家的原鄉書寫研究（1976-2010）》，臺北：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12。

陳慧嬌，《偶然生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份認同》，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四、網路資料

高嘉謙訪談，〈迷路在文學原鄉——李永平訪談〉，「李永平數位主題館」<http://liyongping.campus-studio.com/process.php?objid=3>（2018年2月25日作者讀取）

國藝會，〈得獎原因〉，「國藝會」<http://www.ncafroc.org.tw/award-artist.aspx?id=39448>（2018年2月25日作者讀取）

陳宛倩，〈婆羅洲之子拿國家文藝獎 李永平：多元包容是台灣價值〉，《聯合報》2017年9月22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716999>（2018年2月25日作者讀取）

詹閔旭訪談，〈與文字結緣：李永平談文學路〉，《人社東華》第10期，2016年6月，[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2018年2月28日作者讀取）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Feng, Pin-chia, "Ghostly China: Amy Tan's Narrative of Transnational Uncanny in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nd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Review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1 (2007): 113-142.
- Ko, Chia Cian, "Desire, Enlightenment, and Historical Debts: A Study of Trauma and Narrative in Li Yongping's *The End of the River*,"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11(2012): 35-60.
- Ng, Kim Chew, "On the Death and the Symbolic Exchange in *Where the Big River Ends*,"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14(2012): 241-263 ◦
- Ng, Kim Chew, "Flaneur, Symbolic Order, and the Adjections," *Chung-Wai Literary Quarterly*, 30.10 (2002): 24-41.
- Tee, Kim Tong, "The Flaneur in the City of the Stranger: Reading Li Yong-ping's Novels," *Chung-Wai Literary Quarterly*, 30.10 (2002): 12-23.
- Thomsen, Mads Rosendahl.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2nd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0).
- Zhan, Min-xu and Kuo-ming Hsu, "When Multiple Sinophone Literatures Meet: Entangle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Sinophone World," *Chung-Wai Literary Quarterly*, 44.1(2015): 25-62 ◦
- Zhan, Min-xu, "Forming Ties of Affection with Literature: Li Yongping's Writing Journey,"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nline*, June 2016, URL: [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67) (accessed 2018/2/28)

---

**Writing on the Margin of the World:  
Li Yongping's Road to Becoming a Writer of Taiwan**

**Min-Xu Zhan\***

**Abstract**

Taiwan is often perceived as an unrecognized, peripheral, and marginalized country on the global landscape. This perspective reflects Taiwan's political predicament in some sense, but conceals its global position from other angles. To "worlding" literary Taiwan in more complex worldly relations, this article borrows Pascale Casanova's notion of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considering Taiwan as the center that exercises influence as well as possesses the affirmative power to recognize writers from more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literary works of Li Yongping, a Sinophone Malaysian writer who chooses to develop his literary career in Taiwan. It contends that Li Yongping's road to becoming a writer of Taiwan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aiwanese literary institutions intervene in the writings of migrant writer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Li Yongping,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migrant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literary award

---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